

你打过孩子吗

□司马小萌

朋友问：“你打过孩子吗？”笑而不答。

没动过孩子一根指头的中国家长，有吗？站出来，走个猫步让大伙儿学习学习！

打打手心，拍拍屁股，司空见惯。吓唬而已。

真要狠打，那可是犯罪。不是太愚昧，就是昏了头。因此吃上牢饭的家长，并不鲜见。

不过，拍巴掌、打屁股，也是不可以的。

咱们中国家长领悟到这点，多少有些“滞后”。所以，什么“孩子不打长不大”“三天不打上房揭瓦”之类的，竟成了所谓民间“谚语”。

这才知道，4月30日是“国际不打小孩日”。最早是美国反体罚组织“有效管教中心”于1998年发起。它的英文名称中spank一词，俗称“打屁股”。所以有人将中文译成“无巴掌日”或“拒绝体罚日”。

设立“国际不打小孩日”的目的，是宣扬反体罚的儿童人权观念。这一活动先在美国境内推广，逐渐得到国际响应。每年举办活动的国家已遍布各大洲。

朋友问：“你打过孩子吗？”

我老实承认，打过。

儿子四岁时有一次拒绝洗澡。那时俺家卫生间只有巴掌大，没有热水器，只能一盆一盆到厨房接。本来

我就忙得不行：幼儿园接送他，都是我的活儿；而且，当时报社就我一个摄影记者，每天版面等着呢……儿子又哭又闹、又蹬又踹，把洗澡水洒了一地，我急了。三个巴掌拍在小屁股上，红了。比猴屁股浅些，比人屁股深些。

又一次。我养了一只小鸡。小家伙乖巧活泼，跟人特别亲昵。那时儿子上了小学。然而，这只可爱的小鸡，在三个月大的时候，竟因为这个小学生一次关门“不长眼”，被活活压扁在门缝里！心疼啊，气恼啊。三个巴掌拍在小屁股上，红了。比猴屁股浅些，比人屁股深些。

而现在，已经“不会打”、也“打不动”自己孩子的时候，知道了这个“国际不打小孩日”。

然而，我诚实地告诉大家：虽然不打自己的孩子，但有时，俺真想打“别人的孩子”，那些在小区里四处搞破坏、又拒绝听劝的熊孩子。

都说“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孩子放X假”。孩子一放假，家长的负担可想而知。但是，春天满树的嫩叶满树的花，夏天小区水池里放养的观赏鱼，难免成为某些孩子“释放活力”的目标。可悲的是，有时还成为家长与孩子同乐的“亲子时间”。至于邻里之间的文明礼仪，有些家长还没来得及好好教给孩子。或者，他们自身还欠缺这样一道课。

这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缺失。尤以家庭教育为甚。

不少家长用溺爱代替关爱，用默许代替纵容。还容不得旁人批评，觉得好没面子。所以，学校里的某些“乖学生”，回到家难免变成熊孩子。

当然，我不会打孩子。也不能打。不仅不能打，批评人家孩子时，还得“宝贝儿！宝贝儿！”一声一声地叫。这样对方听得顺耳，接受起来容易些。

再说，我也不能打。家长孩子与我，通常是二比一。照这架势，谁打谁就说不定了。呵呵。

但是，我会说。

过去，大声地生硬地说。效果不好。现在，学乖了，我会好好地说：和颜悦色，动之以情；明明白白，晓之以理。而且，在称呼别人家孩子时，绝对以“宝贝儿”开路。管他肉麻不肉麻。

这样的劝导，“成功率”很高。

是的，孩子在父母眼中，绝对是宝贝儿。

就国家而言，祖国的花骨朵，不是宝贝儿是什么？

萌眼萌语

擀面杖

□北土

家里有根擀面杖，是十年前置办的。

十年前我大学毕业刚两年，加上新婚不久，便和爱人一起来到广州闯荡。手里没有任何积蓄，租的是林业设计院的家属楼，二楼，一室一厅一卫，近30平方米。好在紧贴房东客厅的西山隔壁有一间60平方米大小的平房，房顶没有搁置任何东西，房东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索性在西山墙开了一个小门通向平房房顶，偌大的房顶经房东简单改造后，成了他的私家后花园。

幸运的是我把它租了下来，闲来无事时买了几个宽大的花盆，又找来些肥土，简单种了几样青菜。就这样，广州城中，我也寻觅起家乡田园风光的韵味来。比起鲁西南老家房前屋后的花园菜畦，虽然这种韵味相差甚远，但足以让我感到欣慰。

早起后，我时常会在花园里走走看看，欣赏一下鲜花绿叶。或是晚饭后，静坐花园倾听花开花落的声音，体会“明月高悬外，天高云淡”的意境，在快节奏的城市里享受着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惬意。

那是一个周末，一场细

雨后，我正在阳台上欣赏着各种花草新吐的绿叶时，只是不经意的一瞥，突然发现角落里放着大约一米长、10厘米见方的一块木头。能在这个角落里见到这根方木让我惊奇不已。这种方木我年少时曾在家里见过，是父亲从单位废料堆里捡回家让母亲在菜园里搭菜架用的。木方体积虽小，但很重、结实，一看就是一块好料。当时还觉得，父亲用它来搭菜架子有些可惜了。

房东是一位医生，有这样的一根方木的确令人感到稀奇。“或许是和父亲一样，他从别处捡来搭菜架子用的吧！”我跟爱人说。

方木搁置在角落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四面和两头都有些朽腐，再搁置下去或许真的成为不成器的朽木，自生自灭了。我心想：“不如拿来改造一下为我所用。”可眼下又不知用它做些什么。

几天后一个上午，爱人说：“想吃妈妈做的手擀面了，中午做些来吃吧？不过家里还没个擀面杖。”听完爱人的話，我忽然想到了那块朽木，兴奋地说了句：“你等着，我来给你做一个！”爱人疑惑地看着我说：“你拿什么来做？”

我买来手工刀，找出朽

木，拿出卷尺，用大头笔在朽木的两头画出直径为3厘米圆形，然后一点点地削起来。爱人看着我手里的朽木，问我：“就用这个木头？”“是啊！”我头也不抬地回答道。

看着手中宽大的木头，爱人对我做出一根细小的擀面杖表示怀疑。我说：“放心吧，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。”爱人“呵呵”地笑着离开了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整整一上午，木方在我手中由方形变成圆形，由又粗又糙的朽木变成一根光滑精致的擀面杖。爱人拿起擀面杖惊呼起来：“老公真能干！”

爱人在赞叹擀面杖的时候，眼睛也快速转移至我的右手心。为了削这根擀面杖，几个透着亮光暗红色血泡默默地钻出我的手心，成为我劳动果实的一部分。爱人抚摸着我的手，心疼地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去买一个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意义不同，快去试试好不好用。”

是啊，的确意义不同，市场上售卖的擀面杖的确是花样百出，我削的这根擀面杖和



它们相比起来，显然有些差强人意。毕竟，对于两个大学毕业不久，跑来闯荡“北上广”的人实属不易，我是报以“能省则省”的想法。当然有一点，我能把这块朽木变成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，让它做到了物尽其才，为我所用，岂不美哉。

一转眼十几年过去，我也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生活无忧。这根擀面杖也跟着我辗转搬家多次，一直到我在广州买了房搬了新家，爱人问我：“擀面杖还要留吗？”我坚定地回答：“要留，一定要留，因为它的意义不同。”

看着陪伴我们十多年的擀面杖，爱人会时不时提起这件往事，她说：“将来这根擀面杖我们还要留给儿子用，留给孙子用，要一代代传下去。因为，它不仅仅是一根擀面杖。”

征稿启事

生活中需要快乐，更需要发现快乐的“眼睛”。在生活中，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？即日起，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，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

来稿要求：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，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行文要轻松活泼，突出真实性和趣味性。作品体裁应为散文、随笔，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投稿邮箱：
mdwb09@sina.com，请注明“乐生活”。

本报编辑部